



鱼禾
言语



所谓语文

看女儿的语文卷子,每每看得我十分纳闷。能够和我谈论红楼和卡尔维诺而见解独到的女儿,总是在阅读题上走麦城。我一题一题看过来,除了看出她的答案与标准答案的差异之外,还真是看不出什么错误。其中一题:原文“笑着,跳着”,颠倒过来行吗?女儿答:我看行。扣三分。诸如此类。

这让我想起了我中学时代对于阅读题目的恐惧。我那时候已经自己读完了厚厚两大本《古文观止》,可是面对那些苛刻无道的阅读题目,简直就像面对一个算命先生,我永远不知道他会以一个怎样古怪的答案来打击我对于语文的热爱。

阅读本来应该是一件与理解和感受力直接相关的活动,文字的理解和感受许多时候并不是单解的,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所谓千人读莎翁,会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这样谈阅读:“读者自当寻作者所指,然不必拘于某句指某事,某句指某物。当于断续离处,而得其精神要妙,是为善读。”

“某句指某事,某句指某物”,正是当下之语文教学孜孜不倦追求的标准境界。至于“得其精神要妙”,也有“中心思想”之类标准答案。一字一句,一段一章,不把这些孩子野树野花般的思维方式塑造成盆景决不罢休。

语文考试是需要标准的,语文教学自然也是需要标准的。而标准操纵得僵化还是灵活,一在于教者的语文素质,一在于教者所背负的目的。语文教学倘若偏离了语文自身的使命,那就不仅仅会把阅读方式引入歧途,而且会从根本上毒害孩子的语感。不过这也不是语文教师的错。有高考题目在头上悬着,哪个语文教师敢乱来呢? 马素芳

行将消失的记忆:郑州窑洞



详见 C04、C05、C06 版

提起窑洞,也许你最先想到的是陕北。其实,咱们河南的一些地方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窑居历史。据说,郑州西南的人们从前住的大多都是窑洞,如马寨、荥阳,都是窑洞密集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土质较密,适合打造窑洞。

只是如今,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世代生存在窑洞里的人纷纷向砖瓦房和高楼大厦中乔迁,如今以窑洞为居者已是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势下,窑洞人生即将成为历史。

而本期《城市故事》将要记录的就是正在和窑洞相伴而居的人们。 晚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任中敏/文 晚报记者 陈君琰 张翼飞/图



从我生活中消失的陌生人

我发现,从小到大都会有许多熟悉的陌生人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无声无息地蒸发了。不仅仅是短暂相处的人,许多年来我每每对着各种各样的毕业照发着呆,照片上一排排的人中总会有我怎么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的人。

那个在幼儿园每周帮我量一次门牙的长度来统计人类的牙齿是不是也会像啮齿类那样生长的扎着羊角辫的小朋友消失了,小学时坐在我前面有一次上数学课尿了裤子的阳光小美女也无影无踪了。有时候想起她们,就如同一幅很有意境的中国山水,空山不见人,但闻流水声。

报馆不远处邮局那个眼睛大大皮肤很白的收发员也消失了,我就在那儿寄过几回俄罗斯面包,她总是翻着大大的白眼球问我:“这面包好吃吗?”可惜我都没找机会分她一半。

总往我们报馆送饭的黑脸大哥也消失了,他总是带着白得发黄的帽子,扯着嗓子喊:“谁要饭?”

以前每天半夜都会起来给我开门的物业老大爷消失了,好像上个月他还抱着一条杂毛狗坐在我们小区门口听豫剧来着。

街头那个卖鸡蛋的老大娘,那个背着一大摞报纸的眼镜男,我每天路过嵩山路都能看见的拉胡琴的盲人兄弟俩,每天给报馆送信的有着胖脸蛋的邮递员,还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都消失了。

这些称职而又合格的陌生人就这样消失了。每当我想要回忆起他们,脑子里就一片空白,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把失忆流成泪。

手扶拖拉斯基

人物
征集令

《郑州故事》讲述着城市的故事,身为城市的一分子,你的故事会让这个城市丰富和鲜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独特,如果你愿意,那么今天这个版面就是属于你的,独属你的。

也许你是某个方面的发烧友,也许你是一位旅游达人,也许你喜欢收集奇奇怪怪的小物件……不管你属于哪种类型,我们都欢迎你的到来,所以,独特的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说出你的故事,秀出你的风采吧。

E-mail:zzwbhan@sohu.com

>>>详见C08版

特写
郑州



遥想当年滑旱冰



骑着自行车行走于马路上,一个穿单排4个滚轴旱冰鞋的少年快速超越了我,轻巧地穿行于滚滚人流车流之中,渐行渐远。虽说已隔数日,但那轮滑少年潇洒的身影却依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的还有上世纪80年代初滑旱冰的记忆……

《特写郑州》
征文全面启动
详见C03版